

后冷战时代

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的特点*

王新刚

内容提要 后冷战时代，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显现出下列特征：“工具理性”的民主化、政治认同的建构、融入全球化的经济理念，以及民族主义指向的政治功能和灵活务实的外交诉求。面对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的转型和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将显现出双重性特征：一方面，将在叙利亚存在，继续影响中东；另一方面，将受到遏制，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会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复兴党民族主义在未来发展中应该用开放的心态与其他文明思潮交往，以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的方式融入全球化文明的大潮。

关键词 叙利亚 复兴党 民族主义 “工具理性” 政治认同

作者简介 王新刚，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西安 710069）。

复兴党民族主义是阿拉伯传统与西方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历史交往形成的一种政治思潮。其理论来源有传统的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国安德烈·纪德和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¹ 以“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为基本主张的复兴党民族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东民族主义运动中曾经是一股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革命力量，它在塑造叙利亚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及个性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叙利亚复兴党政治模式在阿拉伯世界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它对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曾起到指导性和样板的作用。在后冷战时代，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主要体现在叙利亚的政治、经济措施和外交关系等层面，特别是该国领导人的言行上。面对全球化（包括民主化、现代化和美国霸权型国际秩序的构建）的冲击与中东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适应历史发展，进行意识形态转型。这在客观上又赋予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新的内涵，孕育着新的内容，并在政治发展、经济变革和外交理念与实践等层面显现出新的特征。

“工具理性”的民主化

“工具理性”也称为主观理性，这一概念是法兰克福学派著名学者霍克海默在《理性的黯然失色》一书中提出的。它是一种限于工具而非目的之领域的理性，追求工具的效率和各种行动方案的“正确”抉择。^④ 作为一种富有激情的民族主义，叙利亚复兴党在政治动员功能方面的表现较为出色，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叙利亚现代威权主义政治研究”（09BSS017）的阶段性成果。

¹ 参见彭树智著：《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365页。

^④ 参见[英国]克莱夫·庞廷著；王毅、张学广译：《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但面对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的世界性民主化浪潮，叙利亚感到了外部世界对叙利亚政治结构的压力和解构。尽管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东地区国家的民主化冲动是最弱的，但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叙利亚在海湾战争后也感到了全球化民主浪潮所催生的政治改革压力。因此，叙利亚复兴党利用民主的“工具理性”，加大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改革力度。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政治发展是政治体系对全球化趋势所做出的反应，特别是对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形成，国家整合与大众的政治参与和动员，民主化浪潮挑战等所作出的回应。¹ 苏联解体及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中更加高涨的民主化浪潮给叙利亚政治发展带来了极大挑战，使叙利亚民众对复兴党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和价值观产生质疑。叙利亚政府没有忽视这些不满情绪，也认识到民主化的必要性。^④ 特别是巴沙尔执政后，在政治上进一步放宽民主和新闻自由，强调在叙利亚实行复兴党领导的通过全国进步阵线完成的政治多元化；巴沙尔认为，叙利亚必须“在正常的地区过一种正常的生活”^⑤。巴沙尔在就职演说中曾提出，将“考虑民主问题”、“改革政治机构”和“提高政治公开性”。他宣布自由选举，实行多党制度，释放政治犯，进行反腐败运动和经济改革，减少军费开支，等等。由此，外界普遍认为叙利亚出现了“大马士革之春”的民主气象。

叙利亚复兴党赋予人民议会更多的权利。多年来，叙利亚人民议会一直决策乏力，只是一种政治多元化的象征，仅仅是给复兴党政权涂上了民主色彩。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民议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凸显，对叙利亚政治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在 1990 年 5 月 2 日举行的人民议会选举中，复兴党代表人数由 195 人扩大到 250 人，增加了对复兴党政权持批评意见的人员和不同政见者。2005 年 6 月，叙利亚召开第十届地区代表大会，这是叙利亚复兴党五年来首次召开的大会。巴沙尔在会上称，改革将取得“巨大的进步”^⑥。

但是，叙利亚的民主姿态仅限于“工具”层面，而非“目的”。加强人民议会的地位并没有给叙利亚政治结构带来深层次变化，阿萨德及其继承者巴沙尔总统继续牢牢掌控着国家的权力。正如巴沙尔在就职仪式上所说：“我们急需建设性的批评，我们必须从不同角度，客观地思考和考察每个问题。”^⑦ 但是，这一过程的潜在意义却意味深长：其一，国家重组议会并授予代表表达意见权，缓和了国内压力和反对派势力的对抗，有利于构建一种民主氛围；其二，有助于缓减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其三，在人民议会的建议下，叙利亚复兴党政府执行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并立法以保证其顺利实施，鼓励国内企业的发展，吸引国外投资。

政治认同的建构

阿拉伯世界政治生态之所以复杂多变，其重要的内部因素之一是缺乏政治认同。认同是建构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它不仅是一种心理层面的自我感受，而且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不同的政治认同会建构出不同的政治利益，导致不同的政治实践。叙利亚复兴党采取措施，试图解决这一思想层面和现实领域内的难题。

首先，利用宗教或历史的联系，增强自身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与正统合理性。“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⑧ 而就民族主义本质而言，

¹ 参见谢立平、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65页。

^④ See Eyal Zisser *Assad's Legacy: Syria in Transi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81.

^⑤ Bany M. Rubin *The Tragedy of the Middle East*, Westview Press, 2002, p. 112.

^⑥ 罗宾·休斯著；倪海宁编译：《改革陷入困境，外部压力推动军力建设：叙利亚安全形势透视》，载《国际展望》，2006年第3期，第34页。

^⑦ Bany M. Rubin *op. cit.*, p. 108.

^⑧ [美国]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它首先是一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其次才是一种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在叙利亚，处于统治地位的阿拉维少数派向大多数持怀疑和不满态度的逊尼派穆斯林证明其民族主义与伊斯兰属性，通过宣布自己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巴勒斯坦事业的监护人，叙利亚使其国家利益合理化，从而在阿拉伯地区获得影响，使自己成为该地区领导的可行的候选人。

其次，在政治实践层面，国家采取措施，巩固政权基础，促进民众认同意识的加强。一方面，政府开始加深公众的政治自由化感受。1991年12月至1999年2月，叙利亚总统一如既往通过公民投票产生，并增加人民议会席位，扩充各路贤达进入议会。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释放了政治犯。20世纪90年代初，叙利亚释放的政治犯都是前总统阿萨德的政敌。当然，被释放者大多为老、弱、多病，实际上已无政治感召力和影响力，对现政权未产生威胁。

再次，叙利亚复兴党政权对伊斯兰激进分子表现出开放和宽容的态度。（1）在公民宗教信仰方面，政权表现出开放态度。它包括允许穿传统服装，妇女戴面纱，恢复伊斯兰质朴的生活方式，参加每周五在清真寺举行的祷告活动。在政府的鼓励下，一些宗教学校建立起来，有的宗教学校还以总统的名字命名。这些措施旨在缓解人们由于经济不景气、失业人数多而促发的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到大马士革旅游的外国人认为，逊尼派聚集的叙利亚各大城市逐渐呈现出伊斯兰化特征。（2）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利亚政府释放了80年代以来被囚禁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这表明政府开始采取“友好”态度对待反对派。据统计，1991~1995年该国约有5000多名政治犯获释。¹ 叙利亚政权和穆兄会的关系也有了很大改善。1997年2月16日，穆兄会骨干成员阿布·固达（Abu Ghudda）死后，前总统阿萨德慰问固达的家人，并称赞他一生值得敬重，他的死会永远记在民众心中。^④（3）政府允许传教士加入人民议会。政府认识到政治和宗教的关系，在坚持政教分离、拒绝政治伊斯兰化的原则下，缓和双方政教关系。一位亲政权的穆夫提艾哈迈德·卡弗塔鲁（Ahmad Kaftaru）赞扬阿萨德的态度，认为穆兄会与政府合作是唯一理性的选择。^④

最后，巴沙尔总统执政后，比其父更加务实，更倾向于赢得民心。巴沙尔经常批评说：“一些官员的做法经常使我很惊讶，当他们做事的时候，通常不是基于经济发展或者为人民解决问题为出发点。”^{1/4} 巴沙尔建议少挂自己的图片，禁止在公共场所赞扬他。

融入全球化的经济理念

现代化是漫长而充满风险的历史进程。中东国家经济现代化作为外源型现代化，一般都存在诸多现代化通病：有经济增长而无发展；经济结构显现明显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性等特征。作为复兴党民族主义国家的叙利亚也必须应对上述挑战。从经济现代化层面考察，后冷战时代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的经济变革主要在以下两个层面展开。

（一）权威分配模式向市场导向模式转型

权威分配模式（authoritative allocation）指通过政治权威直接或间接分配资源，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极为盛行的经济制度；而市场导向分配（market-oriented allocation）则指资源分配是通过个体的能力和偏好，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得以体现，其特点是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各参与行为体都可从中获取福利。^{1/2} 叙利亚复兴党提出从权威分配模式（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导向模式（市场经济体

¹ Eyal Zisser op. cit., pp. 184-185.

^④ See Eyal Zisser op. cit., p. 106.

^④ See ibid., p. 201.

^{1/4} Bany M. Rubin op. cit., p. 106.

^{1/2} 参见 [美国] 斯蒂芬·D·克雷斯勒著；李小花译：《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制)转型是在外部压力下做出的改革举措,也是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受苏联权威分配经济模式的束缚,叙利亚经济发展滞后。大马士革顾问公司经济学家纳比勒·苏卡尔(Nabil Sukkar)称:“叙利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需要重组。”¹ 叙利亚商业和工业联盟主席拉塔布·沙拉赫(Rateb Shallah)警告说:“拖延做出决定是不可行的,因为我们将失去改革的机会。”^④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利亚政府采取更为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1991年5月,叙利亚政府通过了“第10号法令”,鼓励外国企业到叙利亚投资。到1998年,在叙利亚外国投资项目达1494个,总额3367亿叙镑(约85亿美元),估计增加就业岗位10万个。2009年,叙利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投资措施,如对出口产品免除所得税和农业税。同时,实行国际通用的协调税则,对用于工业生产和出口的进口原材料仅征收1%的关税;简化投资者手续;致力于金融、银行改革和汇率统一,适当放宽外汇管制。^④ 此外,90年代以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进国家的基础设施。该国电话用户从1992年的50万户增加到1999年的300万户。^④ 当然,叙利亚基础设施建设具备一些有利条件:其一,石油收入增加。80年代末,叙利亚东部发现了新油田,叙利亚石油收入占出口总额的2/3。其二,海湾国家的外援。海湾战争后,叙利亚接受了20亿~30亿美元的援助,大部分来自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④ 其三,叙利亚积极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吸引了大量的国外投资。

2005年6月,叙利亚复兴党第十届全国大会做出加快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决定。在随后制定的2006~2010年“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摒弃长期以来的中央指令性政策”和“加速本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进程”的目标。2006年5月,巴沙尔总统发布第25号法令,正式通过“十五”计划,并将其作为各行业制定五年计划的纲领性文件。至此,建设市场经济已成为国家经济改革进程不可逆转的方向。2008年7月,叙利亚中央银行发行国库券,央行还计划推出本地债券市场,帮助控制预算赤字。为了促进投资,央行还将继续减少外币交易的限制。叙利亚之所以做出以上决定,原因有三:(1)历史上叙利亚与黎巴嫩一直是互补性极强的经济依赖格局,前者实行管制极严的计划经济,后者是自由经济体制。随着叙黎特殊关系的瓦解,叙利亚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凸显。(2)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区出现民主化变革与转型,如伊拉克民主化、埃及大选、甚至沙特都出现变革的苗头,这些都促使叙利亚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经济体系,在经济上的表现则是市场经济。(3)国内经济陷入困境,如私营企业发展乏力,投资动能不足;对农业、石油产业依赖严重,工业后劲不足;通货膨胀严重,2005年通胀率达6%,2006年通胀率在9%~10%之间。^④

(二) 有意识地参与信息社会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叙利亚社会各界,特别是政界对国家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未来走向展开了激烈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出现了两种具有代表性、但观点相反的政治经济学派。一种观点主张维持叙利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制止削弱政权的实质性改变;另一种是代表少数人的意见,认为现政权要想在既定的地区性、国际性、特别是叙利亚国内外受敌视的特殊环境下生存,就必须以一种崭新的视角和观点来看待现状。叙利亚政治精英们也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惧怕全球化民主浪潮冲击叙利亚国家主权;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与世界接轨的必要性。叙利亚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经济发展必须依靠信息、交通、通讯、工艺、科技、技术和经济进步。叙利亚官方意识到参与信息社会是融入全球经济大潮的必要选择,并应理性地开放国门,迎接世界。

1997年10月,旅居伦敦的阿拉伯人哈耶特(Hayat)对巴沙尔上网冲浪感到惊奇。巴沙尔在接

¹ Bany M. Rubin op. cit., p. 104.

^④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7, 2000.

^④ 参见高光福:《叙利亚投资市场分析》,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4期,第62页。

^④ See Eyal Zisser op. cit., p. 193.

^④ See *ibid.*, p. 190.

^④ 陈杰:《试析叙利亚经济体制的转型》,载《国际观察》,2007年第4期,第70页。

受记者采访时说,叙利亚现在迫切需要发展计算机技术。1999年,在巴沙尔的影响下,叙利亚加快国内信息化建设,国民可以上网。叙利亚政府加速建立电视台,播放西方的电影和其他娱乐节目。2000年初,政府禁止在商业和大众传媒中利用传真机的法令也被废止。许多传真机从黎巴嫩源源不断地运往叙利亚。1999年,叙利亚公民使用手机也成为合法行为。

民族主义取向的政治功能

有学者指出,民族主义的现代化是一种“政治性”现代化。从结构看,民族主义主要由3个层面构成:政治权力(国家)、社会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与之相对应,民族主义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政治动员、国家整合和文化认同三方面,而民族主义的经济功能则相对较弱。¹这一特点在复兴党民族主义国家实施的主导型经济模式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弊端在于:它经常受到民族主义政治导向的影响,因为复兴党民族主义导向的政治性考量是不稳定的,发展经济已经成为实现政治理想的一种手段。这就决定了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不确定性,甚至会出现偏离现代化目标的现象。

1997年,叙利亚学者的一篇《光明导致失明》的文章认为,叙利亚国内有两种政治经济学派,前者忽视世界经济体系的存在,没有认识到与全球经济整合的必要性;后者主张将叙利亚融入世界经济,但是忽视了这一过程可能给叙利亚社会带来政治动荡,损害国家主权。^④从实际情况看,20世纪末由于世界油价不景气(石油出口额占叙利亚出口总额的60%),1996年后叙利亚经济又处于衰退中。2000年8月,该国工业部长伊萨姆·扎伊姆在一次访谈中公开承认,叙利亚经济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国营企业效率低下、技术落后、工人报酬过低、积极性不高,官僚主义令人窒息,官员贪赃舞弊,管理计划欠妥。^⑤2007年油价暴涨,经济困境有所缓解,但面临的问题却积重难返或依然如故。

首先,人口问题凸显。叙利亚是人口增长率很高的国家,1998年全国人口估计为1700万,到2020年预计将超过3000万。^⑥叙利亚政府也认识到这一问题,但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对策,只是限于媒体宣传、学校的性教育,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宣传计划生育。

其次,失业人数剧增,财政赤字数量较大。据官方报道,2006年叙利亚的失业率大约是20%~25%,实际数据可能远高于官方的报道。据叙利亚政府估计,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10年内创造300万个就业岗位,即每年30万。2009年,叙利亚财政赤字将达1930亿叙镑(约合41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4%。^⑦另外,海湾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也将影响就业环境,因为有许多叙利亚劳工“寄宿”在这些国家。

再次,贫富分化加剧。巴沙尔执政后,进一步采取经济开放政策,目的是鼓励经济活动,将经济精英和逊尼派城市中产阶级整合到国家经济体系中。这一政策使城市商业精英富裕的同时,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新问题,即两极分化。昔日政权的支持者——低层社会、工人、农民和市民逐渐边缘化与贫困化。

最后,对市场经济转轨决策犹豫不决。1997年6月,叙利亚总理马哈穆德·祖阿比(Mahmud Zu'bi)在接受采访时说,复兴党政府的私有化政策意味着鼓励私人部门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叙利亚从东欧经验中吸取的教训是,迅速转向市场经济和仓促考虑的、不妥当的私有化将会导致经济萧条、恶性通货膨胀、经济犯罪和社会经济危机。他还说,叙利亚正采取平衡和渐进的措施来指导改革,制止伊斯兰极端主义现象。

¹ 参见田文林:《中东民族主义与中东国家现代化》,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4期,第22页。

^④ See Eyal Zisser op. cit., p. 194.

^⑤ 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阿拉伯新生代政治家》,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⑥ Eyal Zisser op. cit., p. 191.

^⑦ 高光福:前引文,第62页。

囿于政治需要、意识形态宣传,以及国家安全的考量,叙利亚经济仍在国营与私有、计划与市场的两难中徘徊,这无疑影响了政府的经济决策和民众热情,造成经济发展的迟缓。复兴党政府的经济改革由于受政治约束,不仅收效甚微,而且无力根除经济中的结构性弊端。世界银行一位经济学家将叙利亚说成是“博物馆里的收藏品”——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还保留着1965年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¹政府不能实行完全的经济自由化,叙利亚复兴党也不愿意国家对经济失控。

叙利亚复兴党在私有化方面踌躇不前,也有其自身的难题。政权的主要支柱阿拉维派由于受政府保护,在商业、政府和军事等部门都居于优势。出于政治安全考量,叙利亚政府并不想大刀阔斧的改革,因为私有化真正的受益者将会是对现政权心怀不满的逊尼派穆斯林。因此,一旦经济发展与政治诉求产生矛盾时,当权者往往会牺牲前者。现代化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的综合进程,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必然引发政治变化。没有政治的协调发展,经济和社会也是不可能发生变革的。政治意愿、政治权威和政治技巧是保证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而这正是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国家经济现代化所缺失的。

灵活务实的外交诉求

外交实践是复兴党民族主义对外行为理念的典型体现。在对外交往层面,当代全球化进程正在两个方面对复兴党民族主义形成巨大冲击。一方面,全球化理论对国家主权等核心理念提出质疑,否定“国家中心主义”的传统理论,认为民族国家将不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另一方面,全球化使国家间形成了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使民族国家日渐失去对本国政治、经济等绝对控制权。这种全球化理论对奉行传统国家理论的复兴党民族主义构成了极大挑战。海湾战争后,面对中东地区格局和国际政治现实的巨变,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在外交层面也有新调整,反映出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灵活务实的外交理念。

首先,叙利亚改变传统的不结盟外交理念,越来越以理性和建设性的姿态调整本国的对外关系。

海湾战争及战后,叙利亚加入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并开始在美国主导下启动叙以和平进程。特别是巴沙尔政府大力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加强与本地区大国交往,在叙以问题上既坚守底线,绝不放弃戈兰高地,又灵活务实,冷静对待任何解决方案。对巴勒斯坦问题及真主党保持有克制的适度支持。这些都展现了国家利益的理性原则。

其次,叙利亚对美国采取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既对抗又合作态度。其原因有三:(1)美国在叙以和平进程中对叙利亚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既有外援诱惑,也有威胁压力,这就决定了叙利亚也必须采取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既对抗又合作的态度。(2)叙利亚和前伊拉克复兴党不同,萨达姆野心勃勃,不仅对美国构成威胁,而且对叙利亚也是一种挑战。虽然叙利亚与美国也有分歧,但多年来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叙利亚一直主张和平,因此,双方合作有共同的利益基础。(3)美国对叙利亚的政策也较温和。由于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参加反伊(拉克)同盟,叙利亚促成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接受其对黎巴嫩的实际控制。1996年3月,时任总统克林顿签署《反恐怖协议》,禁止美国企业与被指责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进行财政金融方面的交易,但叙利亚例外,美国以此鼓励叙利亚参与中东和平进程。^④1996年6月,哈菲兹·阿萨德曾被克林顿赞扬为他所见的中东国家领导人中“智商最高”、最精明的领袖。^⑤

再次,2003年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外交信念和意志经受了严峻考验。由于反对美国对伊拉

¹ 参见新华社联合国2000年6月18日讯。

^④ 参见[美国]威廉·布鲁姆著;罗会均等译:《谁是无赖国家》,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⑤ See Eyal Zisser op. cit., p. xiii

克动武的立场，叙美关系急剧恶化，人们一度猜测叙利亚将是下一个受美国打击的目标。面对美国空前的指责，巴沙尔政府沉着应对。在积极与埃及、沙特、英、法、西班牙等国家进行磋商的同时，也应美方的要求，封锁边界，关闭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办事处，不向美方通缉的伊拉克人提供庇护等。伊拉克战争后面对美方再度挥起的制裁大棒，在顶住压力的同时，叙利亚也对美国的要求予以一定的配合和支持。叙利亚复兴党政府有惊无险地渡过了危机。

最后，叙利亚顺应国际社会的压力，从黎巴嫩撤军并配合哈里里案件的调查。巴沙尔执政后，在地区事务上采取了相对克制和超脱的态度，缓解了与周边国家和大国的关系。如认同土耳其吞并亚历山大勒塔地区，接受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在“领土换和平”的基础上与以色列谈判的要求。针对美国强烈要求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的声明，巴沙尔 2005 年 3 月 5 日晚在议会宣布，叙利亚将分步骤撤出驻黎巴嫩的军队。叙利亚将通过撤军行动来履行对《塔伊夫协定》和联合国安理会“第 1559 号决议”的承诺。2005 年 4 月 24 日，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关于哈里里遇刺案，巴沙尔于 2006 年 1 月 21 日在大马士革表示，叙利亚愿同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遇刺案国际调查委员会合作，但决不容许叙利亚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受到侵犯。从外交战略角度来说，巴沙尔实际上是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方针，为哈里里案调查工作设置叙利亚可以接受的底线，向刚上任的国际调查委员会负责人传递叙方愿继续合作的信息，以争取扭转于己不利的局面、缓解国际压力。在与以色列的关系上，叙利亚有比伊朗更为现实的利害关系，且有领土归属问题，巴沙尔更多地是从政治利益角度看待以色列。2009 年 7 月中旬，出席巴黎“地中海峰会”的巴沙尔做出了两个重要决定：一是决定与在法国委任统治时期曾是同一个国家的黎巴嫩建立外交关系，二是回应法国和以色列的呼吁，提出未来的叙以直接谈判将在“少则 6 个月长则两年”内达成和平协议。尽管这一决定被指责为叙利亚“避战自保与骑墙主义”¹，但反映了叙利亚外交策略的灵活性与实用性原则。

余 论

民族主义曾经是一种反抗的情绪，反抗外来压力和争取民族解放是激活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基因。^④然而，随着反帝、反殖等历史任务的完成，民族主义面临理论基础重构、奋斗目标重塑和历史任务重定等诸多命题。作为中东民族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也面临以上难题。伊拉克战争后，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经受了美国单边主义的挑战，复兴党在叙利亚继续执政已经证明复兴党民族主义不会告别阿拉伯政治舞台。这也昭示着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世俗化的宏观背景与大趋势下，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将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以适应社会不断的发展与变化。面对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的转型和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将显现出双重性特征：一方面，将在叙利亚存在，继续影响中东；另一方面，将受到遏制，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会作出适应性调整。正如学者们曾指出：民族间的互动、民族意识的生长和衰微、民族主义的崛起和下降，正是全球化过程赖以表现的基本事实和对民族主义进行挑战的基本形式。^⑤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在未来发展中应该用开放的心态与其他文明思潮交往，以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的方式融入全球化文明的大潮。

(责任编辑：安春英 责任校对：邢永平)

¹ 谢怡秋：《避战自保与骑墙主义》，载《南风窗》2008年第16期，第85页。

^④ 参见田文林：《从革命到建设的艰难转型——历史视角中的民族主义》，载《国际论坛》，2004年第7期，第8页。

^⑤ 参见王逸舟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

The U. S. Assessment on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and Its Enlightenment

Tang Yanlin

pp. 24– 30

The strengthening soft power is one of the signs o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To assess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is the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U. S. attention to China. The U. S. has in the recent years made assessment on China's soft power development in Africa, its contents, reason and affects on the U. S.'s interests in Africa. For the U. S.,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includes China's economic strength and its involvement in African economy. China brought forward the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unity and mutual help, China– Africa win– win and respecting African sovereignty and has been to expand cultural exchange with African countries. China and the U. S. do not have strategic conflicts in Africa and may collaborate with each other there in the areas of energy, health care, agriculture and peace– keeping etc. It is inspiring for China to develop its relation with Africa to analyze the U. S. assessment on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The Status Quo and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the African Islam

Li Wengang

pp. 37– 42

The African Islam, with sharp African character, was the product of the Islam imported into Africa and the local cultures after being crashing between and melting into each other. Currently, the African Islam has not only a great number of followers, but develops strongly. Most of the African Muslims believe in the traditional and mild Islam with spirit of tolerance. Some Muslims advocate building the society based on the Islamic law; Some

small number of the Muslims believe in the Islamic extremism, whose actions have been one of the reasons of the regional instability. Internationally, the African Islam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hole Islamic world. With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African societies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African Islam and Muslims are changing themselves profoundly.

The Nationalist Features of the Baath Party in Syria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Wang Xingang

pp. 43– 49

Nationalism of the Syrian Baath Party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is characterized as the following: democratization of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economic ideology of melting into globalization, political function of the nationalist direction, flexible and pragmatic diplomatic appeal. Facing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ggressive offensive of the U. S.,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of the Syrian Baath Party will present two features: on

hand, the party will exist in Syria and continue to affect the Middle East; on the other hand, it will be contained and its impact will be limited to some extent and will have to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The Baath Party nationalism should associate openly with other civilizations in it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melt in to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by making the best of the both worlds and seeking common points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